

嘉华面包

鸡蛋、鸡蛋、奶粉、食品添加剂。

度五天、二、三季度三天

北唐主4.0%

厂电话：2406140

外小行里204号

小说十八品

湖南文艺出版社

抒情小说
心态小说
乡土小说
市井小说
通俗小说
传奇小说
推理小说

- 记传小说
- 日记体小说
- 笔记小说
- 对话体小说
- 讽刺与幽默小说
- 寓言小说
- 象征小说
- 动物小说
- 哲理小说
- 政论小说
- 科学幻想小说



小说十八品

阎 纲 肖德生 傅 活
袁 琦 吴宗蕙 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小说十八品

阎纲 肖德生 傅活

袁琦 吴宗蕙 编

责任编辑：汤延渭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499,000 印张：24.5 印数：1——4,300

书号：10456·139 定价：3.90元

新书目：86—11

序《小说十八品》

阎 纲

这样一本书的序是很难写的，既然始作俑者是我，也就不能再推辞了。

编这本书的动议起于去年，但总是被其他一些急事挤掉，我终于打退堂鼓了。在湖南人民出版社黄起衰同志的催促下，袁琦等同志玉成此事，我当然非常支持。

谁都看得见，近年来小说发展很快，是名副其实的优质高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成为人民群众不可或缺的欣赏对象和精神寄托。小说创作的日渐重要，吸引了千千万万的青年人在这个领域内一显身手。因此，近年来关于小说创作的研究较前为多，对小说观念的再认识也逐渐深入。当然，这样的研究工作远远不能适应小说发展的需要，但毕竟为人所重视，青年们表示欢迎。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起来编这样一本书，目的是从一个新的角度为青年写作者翻检、参考、对照提供方便。它属于类书。古典音乐分“十八律”，宋代路制分“十八路”，我国画法有“十八描”，我国枪法有“十八般武艺”，小说本无法，叫它“小说十八品”吧！

“品”者，“类”也，立品颇为不易。昔钟嵘作《诗品》，在于沿流溯源；司空图写《诗品》，则为摹神取象。司空图的《诗品》，分诗为雄浑、沉著、高古、绮丽、疏野、委曲、飘逸、流动等二十四种。它是按艺术风格分类的。也有以题材、体裁或主题划分的。宋人平话被分为小说平话、谈经平话和讲史平话，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将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类。到清代纪昀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却把小说变成三类：杂事、异闻和琐语。巴尔扎克把他原计划完成的一百三十七部小说（实际完成九十多部）总名《人间喜剧》。他又将《人间喜剧》分为“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三大类。其中仅“风俗研究”一类又分“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队生活场景”、“农村生活场景”等。对小说，也还可以这样分：（1）侧重主观描写的，如作者溢于言表的抒情，作者的自我夸张和表现自我，极强的哲理性、政论性、隐喻性、象征性等。（2）侧重客观描写的，如故事描写，人物描写；在故事、人物的描写中，又可按题材的不同分出许多类。（3）侧重不同手法的。手法各异，还可分出若干类来。

去年七月调《小说选刊》后，我的头脑发热，爱好选家，忘记“选学妖孽”的话，也想按风格的不同，集小说新作之精华，编一本《风格小说选》；但志大才疏，迄未如愿，希望哪位选家先编一本出来，以应急需。《风格小说选》未成，《小说十八品》出世，也是一喜。

《小说十八品》是按风格之外的题材、体裁和主题分类

的，立品的标准不能说严格精确，但观大略，却未尝不可。编者煞费苦心。《小说十八品》正好十八类，这也是赶巧了。十八品曰：抒情、心态、乡土、市井、通俗、传奇、推理、记传、日记、笔记、对话、讽刺幽默、寓言、动物、象征、哲理、政论、科幻。类别类举，不出近年小说佳作。

立品难，依品附例尤难。编者于此虽埋头多日，归类不当者也是有之。“百花”齐放，花开花落两由之；有些异草奇花待长待放，暂付阙如，不能性急。

关于小说本体问题，近年议论较多，可见我四年前提出“小说为何物”并不多余。经过大家一番讨论，小说观念逐渐明晰。这是一个有界定却并不狭隘的观念。小说作为叙事体艺术，当然以塑造典型人物为其高致，但不能用它强求一切小说，如短篇小说、小小说。小说应当着重塑造典型人物，小说也可以着重描写典型情绪、典型心境、典型场景，典型氛围、典型事件等。至于小说的写法，可以是现实主义的，可以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是拟现代派的。这样一来，路子打开了，思想解放了，小说百花齐开放。正由于此，《小说十八品》得以编辑出版。试想，六年前这本书编得出来吗？

“抒情小说”以抒情性描写见长。小说家哪个不多情？但有的作家字面上却“冷”得可以。近来，“抒情小说”有抒情增多、情节弱化的趋向。随着人性论和人道主义问题的原则上的解决，“抒情小说”今后将有一个长足的发展。“心态小说”类似“抒情小说”，但与“抒情小说”很不一样。“心态小说”多以心理结构为主，即取决所谓“心理时间”：或闪回，或交错，或叠合，或放射，或梦呓，或理智，或下意识，于眼花缭乱

中见真情。这种小说往往以直接表现人物的意识流动的过程(甚至潜意识的过程)为主要的特征,因此极多自由联想和内心独白,带有极大的随意性、跳跃性和散漫性。但“心态小说”的优秀之作虽随意而清醒,虽散漫却完整。我国“心态小说”名家首推王蒙,但王蒙同志在《去伊犁》一书的后记中却说:“一反旧例,在这几篇小说的写作里我着意追求的是一种非小说的记实感,我有意避免的是那种职业的文学技巧。为此我不怕付出代价,故意不用过去一个时期我在写作中最为得意乃至不无炫耀地使用过的那些艺术手段。”语深蕴藉,读者明鉴。

“乡土小说”来自“乡土文学”,“五四”以来活跃于文坛,为鲁迅所喜爱。“乡土小说”写乡村,写乡情,更有“野味”、“风情”,更带“俗气”、“土气”;“风土”、“人情”两相宜,富有风俗学、民俗学的价值。“山药蛋派”多属“乡土小说”,当然,“山药蛋派”还要发展。以“乡土文学”引以为荣的刘绍棠同志赠言《乡土文学》杂志道:“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这是经验之谈。与“乡土小说”相伴的是“市井小说”。“市井小说”不同于一般写城市建设的城市小说;它对城镇市井的风土人情特别敏感,因而也富有风俗学、民俗学的价值,两者都是风俗画,都是新小说中的《清明上河图》。邓友梅、汪曾祺等精于此道,众人称绝。汪曾祺同志在《谈谈风俗画》一文中说“小说里写风俗,目的还是写人。不是为写风俗而写风俗,那样就不是小说,而是风俗志了。”他说:“风俗画小说是有局限性的。一是风俗画小说往往只就心理描写,因此人物的典型性差。二是风俗画一般是清新浅易的,

不大能够概括十分深刻的社会生活内容，缺乏历史的深度，也达不到史诗一样的宏伟气魄。因此，风俗画小说常常不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的主流。这一点，风俗画小说的作者应该有自知之明。”古华同志却在《芙蓉镇》里说他是“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画，借人物命运演小镇生活变迁。”

“讽刺幽默小说”近年多了起来。这类小说同杂文的兴衰一样，预示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安定与否。幽默是滑稽，是噱头，是取笑乐，是谑而不虐。幽默感是民族生活情趣和智慧、乐观、自信的特殊表现，“言谈微中亦可以解纷。”姚雪垠同志说：“幽默可以体现作家的审美情趣和思想感情中比较高雅的东西，也可以反映出人的心理及性格特征。（摘自八四年夏西安的讲话）讽刺则不同，讽刺是以笑为刺，进行战斗。讽刺往往通过不协调的强烈对比和高度放大的夸张，对悲剧性的事物作喜剧性、滑稽戏的处理。如此一来，讽刺取得奇妙的艺术效果，正象李渔《曲话》所言：“于嘻笑诙谐处包含绝大文章。”

“笔记小说”在我国由来已久，但古之“笔记小说”同今天的小说大不相同。笔记是笔记，小说是小说；有笔记式的小说，又有小说式的笔记。关于“笔记小说”，孙犁同志写道：“中国小说史，把《世说新语》列为小说。因为这部书主要记的是人物的言行，有所剪裁、取舍，也有所渲染、抑扬。而且文采斐然，语言生动，意境玄远。”（《谈笔记小说》）这，就是“笔记小说”。

“动物小说”系描写动物世界、刻画动物形象为主的小说创作。作品的主人公就是动物，它比人化的动物更带兽性和

野性。虽通人情，依然兽类；兽性犹存，安知非人！当然，归根到底，写动物还是为了刻画人物。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当前我国的“动物小说”不同于昔时《聊斋志异》，这里很少有真人出现，这里就是一个动物世界。

“通俗小说”和“传奇小说”近来在我国极为盛行，这件事给我们以极大的启发和刺激。人民群众对小说的需求量增加了，人民群众对小说的娱乐要求有增无已。我们应当认真考虑一下小说创作怎样适应新时期读者的审美需要；应当认真研究一下小说创作怎样面对和服务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毛泽东同志早就倡导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化艺术，早就提出新的文化艺术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问题。只要为人民，为社会主义，“通俗小说”和“传奇小说”越多越好；只要人民群众喜闻乐见，“通俗小说”和“传奇小说”应当放手让其发展。

此外，尚有“惊险小说”、“武打小说”、“荒诞小说”、“情报小说”、“政治小说”和为孩子们创作的“含谜小说”等等，或因分割太细，或因资料短缺，编者未予录选。以后有机会，再版再补。

再说一遍，没有今天百花齐放的局面，不可能有小说百花的出现。《小说十八品》，乃十八般武艺，小说初学者和爱好者各取所需。

编者告我，谨以此书献给年轻人，一批批小说作家，将从他们中间涌现出来。

湖南文艺出版社又做了一件好事。

目 录

序《小说十八品》	阎 纲(1)
----------------	--------

一、抒情小说

雾失楼台	秋 耘(1)
------------	--------

遥远的清平湾	史铁生(12)
--------------	---------

二、心态小说

风筝飘带	王 蒙(33)
------------	---------

三、乡土小说

蛾眉	刘绍棠(55)
----------	---------

受戒	汪曾祺(71)
----------	---------

四、市井小说

小贩世家	陆文夫(93)
------------	---------

寻访“画儿韩”	邓友梅(110)
---------------	----------

五、通俗小说

找乐	陈建功(127)
----------	----------

鸡肋..... 徐懋庸(174)

六、传奇小说

棋王..... 阿 城(197)

绝唱..... 赵本夫(243)

七、推理小说

刑警队长与杀人犯的内心独白... 魏 人(261)

八、记传小说

湘江一夜..... 周立波(313)

九、日记体小说

女炊事班长..... 简 嘉(339)

魂归何处..... 石 言(367)

十、笔记小说

芸斋小说两篇..... 孙芸夫(409)

故乡三珍..... 阿 木(417)

十一、对话体小说

无标题对话..... [回族]沙叶新(427)

关于鞋后跟的问题..... 蒋子龙(437)

十二、讽刺与幽默小说

浪漫的黑炮..... 张贤亮(445)

学习会纪实..... 马织途(508)

我们连队的“嘎西摩多”..... [回族]都 沛(526)

十三、寓言小说

钱包..... 高晓声(539)

翡翠烟嘴..... 吴若增(553)

十四、动物小说

七岔犄角的公鹿..... [鄂温克族] 乌热尔图(569)

十五、象征小说

核桃树的悲剧..... 宗 璞(585)

脸皮招领启事..... 吴若增(599)

十六、哲理小说

交..... 尚 闽(605)

生死之间..... 苏叔阳(613)

十七、政论小说

黎明潮..... 孟伟哉(629)

十八、科学幻想小说

地球的镜象..... 郑文光(725)

雾失楼台

秋 耘

早在十年动乱的前两年，我由于受到“中间人物”事件的株连，已经无法从事正常的工作而处于“靠边站”的状态了。我记得很清楚，我最后的一篇文章是在一九六四年六月间发表的。从此以后，我就再没有回编辑部去上班，在家里过着“员外郎”的生活。“员外郎”的生活，可能是恬静闲适、自乐其乐，也可能是百无聊赖、坐困愁城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所能过的生活只能是后一种。

我闲中也读点书，再没有情绪去读长篇小说了，只好以吟诵旧诗词和校点古籍自遣，偶而在王国维的《人间词》中读到他的一首《浣溪沙》：

掩卷平生有百端，饱更忧患转冥顽。
偶听啼鴂怨春残。坐觉无何消白日，
更缘随例弄丹铅^①。闲愁无份况清欢。

① 校勘文字用的朱砂和铅粉。

尽管时代不同，忧患的内容也不相同，但这首充满着感伤情调的词，倒是十分贴切地描绘出了我当时的情怀和生活的。

我的住处是一个很幽静的四合院，平日上午八点钟以后，大人上班去了，孩子上学去了，独个儿坐在书斋中，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听得到。但是这个四合院的隔壁却有一座破旧的两层小楼房，恰巧俯瞰着我的书斋。楼上不时传出小提琴的琴音，总是那么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牵动着我的忧思愁绪。我虽然对音乐并不内行，但一些熟悉而深情的乐曲，比如说，《骊歌》(Auld Lang Syne)、《肯塔基老家》、《老黑人》、《伏尔加船夫曲》、《松花江上》、《渔光曲》……等等，都能把我引进一种感情微醺的境界，有时甚至潸然泪下。我自问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前半生，我大部分时间都过着戎马生涯，什么悲惨的事情我没有经历过呢？什么残酷的场面我没有看到过呢？也许人到中年，就更容易伤于哀乐吧！那把小提琴拉出来的哀伤的乐曲，特别是莫扎特的那支《安魂曲》，总是象梦魇一样的折磨着我的心灵，使得我悲从中来，泪湿青衫。

我听得出来，小提琴的琴音是出自两个人之手的。有一个是很熟练的甚至相当高明的小提琴手，另一个是初出茅庐的但天分很高的小提琴手。我对音乐的欣赏虽然远达不到周瑜的水平，“闻弦歌而知雅意”，但隐约地也感觉到，那位老练的小提琴手心情有些忧郁，他的琴音中往往夹杂着无限怅惘与哀愁。另一位小提琴手的感情是随着乐曲的情调而转移的，他大概是个“为艺术而艺术”派吧，他把《西班牙斗牛士》演奏得那么倜傥欢快，把《摇篮曲》演奏得那么亲切深情，把

《圣母颂》演奏得那么肃穆庄严，又把《小夜曲》演奏得那么缠绵悱恻。

奇怪的是，我虽然几乎日日夜夜都跟这两位小提琴手“神交”，但是从来没有机会见过他们的面，他们是男性还是女性，是老年人还是青年人，我都一无所知。我也不打算去结识他们。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我冒昧地去登门拜访两位素昧生平的邻居，恐怕是不大合适的吧。患传染病的病人应当回避别人，何况我患的是“政治性传染病”呢！

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有我了解到这两位拉小提琴的芳邻的一些情况。一位女民警到我家里来核对户口。按职务来说，我当时还算是个起码的“高干”，政历上又并无任何可疑之处。至于文艺界的风风雨雨，谁受批判，谁犯错误，只要不转化为敌我矛盾，公安人员向来是不过问的。在那位女民警的心目中，我俨然还是个“首长”，让“首长”了解一下邻居的一般情况，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在闲谈中，女民警告诉我，住在隔壁小楼上的那家人只有父女俩。父亲名叫江韵，已经四十六岁了，原来是一间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教师，五七年“犯了错误”，下放劳动了两年，六〇年摘掉了帽子，又回到音乐学院工作，当然再不适合“为人师表”了，让他当了个教务员。他的爱人在他下放劳动期间就带着一颗破碎的心离开了人世，留下一个女儿，叫江薇，只有十七岁，还在高中三年级上学，她的性格本来是很活泼开朗的，但由于父亲的不幸遭遇和母亲的悲惨死亡，难免给她的青春抹上一层淡淡的哀愁的色彩。

从女民警的简略介绍中，我对这两位芳邻的身世稍为有

些了解了。经过反复考虑，加上由于难堪的孤独感所驱使，我下了决心去拜访他们。我想，对于他们这样的人家来说，我这么一点小小的“政治性传染病”已经算不了什么可怕的危险。何况，我上他们家里，无非是想听听音乐，决不会谈到政治或者其他“干预生活”的话题的。尽管程度不同，我们都是命运的“弃儿”，“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呢？

第二天碰巧是星期六，这是一个深秋的晚上，北风从老槐树上刮下最后的残叶，沙沙地滚过庭院，路灯把黯淡的光芒投射在我们两家的门前。我终于鼓起勇气，从侧门走上隔壁的阁楼，轻轻地敲了敲这道油漆早已剥落的房门。

“谁啊？”门里响起一个沙哑的男中音，它远不如小提琴音那么美妙悦耳，主人带着诧异的神色给我开了门，他是个年纪跟我差不多的中年人。

“江老师，我是住在隔壁的，姓黄，您叫我老黄就得了。好几个月来，我一直欣赏着你们演奏的小提琴，有时令我欢乐，有时又令我伤心和痛苦。今晚我特地登门拜访，一来是表示感谢，二来也想就近听听你们的演奏，我是十分喜欢音乐的，可惜是个外行。”

江韵瞪大眼睛，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一会儿：“唔，黄同志，原来我们是邻居，怪不得那么面善。欢迎！欢迎！我们在这里练琴，不会打扰您吧？不瞒您说，您真是个稀客，五年来，您是第一个登门来看我们的客人，一个素昧生平的‘知音’。您不会见怪我这样冒昧，管您叫作‘知音’吧；”

江薇一边收拾着饭桌，一边稚气而天真地瞟着我说：“黄叔叔，您不认识我，我倒认识您呢！前几年，我就经常在报

纸刊物上读到您的作品，您不是写过一篇《杜子美还家》的小说，还写过一篇《中秋节的晚餐》的散文么？我还为那个叫做小兰的女孩子掉过泪呢！可是近来很少读到您的作品了，您大概是生病了，您的脸色不大好。您喝口热茶提提神吧！”她给我沏了一杯滚烫的浓茶。

“谢谢！我没有什么病。哈哈，你的爸爸管我叫‘知音’，那么，你也可以算是我的‘知音’了！其实，你大可不必为那个女孩子伤心，她死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倒是死得其所，比我们许多人都死得有价值得多。”

“黄叔叔，我们的老师和同学有时候也议论您，他们说，您的作品都是挺忧郁的，不健康的，这样不好，一点也不好，缺乏‘时代精神’。不过我和几个要好的女同学倒挺喜欢读您的作品，读了直叫人掉泪！”

我不想把这样的谈话继续下去，这很容易会牵扯到政治问题上去的。我呷了一口热茶，为了转个话题，就很有礼貌地建议说：“江老师，还是让我们的音乐会开始吧，我来您这里，是为了听音乐，我请求您为您的‘知音’演奏点什么，然后，我也希望我的‘知音’给我演奏点什么！”

江薇的脸唰地红了：“我什么都不会，还是让爸爸给您演奏吧。”

那天晚上，江韵给我演奏了好几支古典音乐的名曲，有肖邦的，有贝多芬的，有莫扎特的，有柴可夫斯基的，有舒伯特的……他的指法真是没说的，从琴弦上拉出来的旋律，真好象行云流水一样，有时是轻轻地拂过，有时是沉重地触动着听众的心弦，虽然只有我孤零零一个听众，他仍然一丝